

抒怀

## 愈合

华容县第一中学 郭思培

一天午后,我独自在学校的花坛处散步,突然,脚边传来一团棉花糖般的柔软触感。低头一看,是一只皮毛鲜亮、阔脸杏眼的小狸花猫。

见我望向它,小猫发出细软的叫声,依傍着我的双腿玩耍,一会踱步,一会蹭头。好不容易玩累了,它趴下身子翻了个滚,露出一览无余的亮白色的肚子。琥珀色的眼睛透亮地和我对视着。

这只小猫似乎过于粘人。我用左手慢慢靠近它,见它没有反应,又继续往前,最终摸到它的肚子,轻轻揉了揉。小狸猫舒服地眯起了眼睛,发出了绵软的喵呜声。

突然,我瞪大了眼睛,不可置信地晃晃头,再次仔细看去。这只小猫,只有三条半腿。左侧小腿已消失不见,应该是很早之

前就断了,与大腿的衔接处仍有一些细小的伤口,因日常摩擦微微渗出红色的血肉。

试想,一只没有亲人的小猫,在烈日暴晒、风吹雨打的日子里独自生活。一天,一辆轿车突如其来地向它冲来,它惊叫着逃开,却还是慢了一步,左侧小腿被汽车重重地碾断……

真不知道它是怎么活下来的。我摸着它的头心生悲悯,打算折转回宿舍,给它捎带一些干净的水和肉。

等我煮好肉、装好水准备返回花坛时,下课钟声刚好响起。担心小猫已经离开了原地,我急忙跑向和它初遇的花坛处。

花坛内部围了一小圈学生。学生蹲在小猫的身旁,伸出手沿着它的下巴一路轻轻摸到耳旁。小猫舒服地打着滚,露出白花花

待上课铃响起,我也走进了花坛内部,发现花坛里摆放着装满水的纸杯,被仔细撕成小块的面包和火腿。阳光打在小猫小小的柔软的脑袋上,它安静地休憩着。

那一天,在绝望和痛苦中等待死亡的小猫被一个温暖的怀抱紧紧包裹着,伤口被仔细消毒冲洗、涂抹药膏,最后被绷带包扎起来。“一定要活下去哦。”它听到有人不断地呼唤它。

第二天睁开眼,小猫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处僻静的花坛,身边盛放着清水和食物。它受伤严重,只能停留在这里。

第三天,第四天,第五天……小猫每天都能看见体形各异但服装相同的人。他们一一温柔蹲在小猫跟前,不停地添置着水和食物。

终于,有一天,爱让伤口重新长出了血肉。

忆情

老家的巷子里,有一棵挂牌古树,树龄已逾三百年。树干粗壮,枝叶繁茂,像一把撑开的巨伞,庇护着树下的一方天地。

这棵树,是我童年最温暖的记忆。小时候,母亲总爱带我来树下乘凉。她会坐在青石板上,一边纳鞋底,一边给我讲东坡先生的故事。树影婆娑,斑驳的光影洒在母亲温柔的脸上,她的声音轻柔,像春风拂过树梢。

“这棵树啊,比咱们家祖祖辈辈都老。”母亲常说,“它看着咱们一代代人长大,也守着咱们一代代人老去”。那时我不懂这话的分量,只觉得树下的时光格外悠长。

记得那年我考上大学,临行前夜,母亲执意要带我来树下。月光如水,树影摇曳,母亲从怀里掏出一个红布包,里面是一枚铜钱。“这是你外婆留给我的,现在给你。”她将铜钱系在我的书包上,“树有根,人有家,走得再远,也要记得回来”。

大学四年,每次回家,我总能在树下找到母亲的身影。她或是择菜,或是缝补,或是单纯地坐着,目光望向巷口。树影依旧,母亲的鬓角却渐渐染上了霜色。

7年前的那个冬天,母亲病倒了。我请假回家照顾她,推着轮椅带她来到树下。寒风萧瑟,古树却依然挺立,枝干遒劲,仿佛在诉说着生命的坚韧。母亲仰头望着树冠,轻声说:“这树真好啊,看着你们长大,我也就放心了。”

如今,我常常独自来到树下。抚摸着粗糙的树皮,仿佛能触摸到岁月的纹路。树影依旧婆娑,却再也看不见母亲纳鞋底的身影。但我知道,这棵树会一直守在这里,就像母亲的爱,永远扎根在这片土地上。

## 古树下的守望

□刘英

生活

## 爷爷的「黄历」

慈利县芙蓉学校 李文丽

腊月的一天,暖阳透过落光了叶子的树枝照在吊脚楼的木墙上,稀疏的树影随着太阳的西去慢慢移动。爷爷身穿棕黑色的盘扣棉衣,戴着一顶洗旧的棉帽子,坐在门前,拿着一本日历,一边慢慢地翻看,一边和奶奶唠叨家常。在土家方言里,把日历叫做“黄历”。

爷爷有在“黄历”上记事的习惯,每天在日历上记上几笔,事无巨细。当年我看他记下的那些事,不以为然,觉得没什么必要。在他离世后,翻到他留下的几十本“黄历”,再看他记下的那些事,不禁潸然泪下。“晴。双(奶奶)翻地,儒(爷爷自己)耕田。”“雨。五哥来,商量一起养牛。协议成。”一页页日历上都是这样日常的记录。有一本的某月某天,他写着:“丽回家,儒甚为愉悦。”这个“丽”就是我啊!短短一句话,笔迹比平时重,字写得比平时大,以此作重点强调。我于是想起,从离家求学,到工作上班,我一年中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,在外的我有着自己的生活,忽视了老人对我的牵挂。他在日历上,重重地写下我“回家”,然后,在更多的日子里,继续在日历上写着他的“琐事”,将那份牵挂埋在了心底。

爷爷留下的那些“黄历”,是那个年代的见证,也是爷爷半生的见证。我常常想起爷爷坐在大门前翻看“黄历”,和奶奶说话的情景,那时的人与事,都写在了岁月的深处,成为永不磨灭的记忆。

怒放



印象

汤青/摄

随笔

## 春雨如酒

双牌县第三完全小学 龚明亮

春雨这盅酒,有形也无形,有色也无色,有味也无味,常教人迷恋其中,却又触之不及。

两情相悦时,春雨是一杯甜酒,含情脉脉,既有蜜之甜腻,也有酒之香醇。身处热恋,必定郎情妾意,你侬我侬,少不了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,流连于二人世界,无暇他顾。倘有一日,情侣相倚春雨,真一个“雨夜柔情增万种,君卿不舍醉其中”,原本深藏心底的爱意顿如雨水泛滥,空气也变得无比暧昧起来,谁能保持清醒?

天涯相隔时,春雨是一杯红酒,思念悠悠,酸中含着甜,甜里透着酸。词作《望江南》便是最深的相思:梳洗罢,独倚望江

楼。过尽千帆皆不是,斜晖脉脉水悠悠。肠断白蘋洲。平素已是如此,离别偏遇春雨,那便是“三分春色二分愁,更一分风雨”,一边是春光如画,一边是离愁似海,兼有一帘春雨推波助澜,何人又能无动于衷?

背井离乡时,春雨是一杯白酒,乡愁沉沉,外表虽香气扑鼻,内在却辛辣无比。离别故土皆是情非得已,或为追逐理想,或为生计所迫,又或为逃难避战,但无论寄身何处,处境怎样,始终心系家乡,牵挂亲人。异乡恰逢春雨,冰心也能融化,正是:望阙云遮眼,思乡雨滴心。微微的风,密密的雨,悄然闯入游子心头的那池春水,如何不教人忧愁

再起?

芳华已逝时,春雨是一杯苦酒,遗憾茫茫,品质既劣,口感也涩。

这是一杯岁月的酒,明明有毒,但每个人都得喝下,直到生命消逝。老来拄杖听春雨,忍不住要感时伤逝:流光容易把人抛,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。萧萧风雨,洒落人生暮年,目睹红与绿的转变,春与夏的更替,怎不萌生年华飞逝,人生易老的感叹?

春雨如酒,醉了青山,入了芳菲,切莫贪杯。我深以为是,斜风细雨也须归,莫为美酒误青春。

